

澎椅

朋友們都說，孩子願意給自己換房子好啊，能走進一個有警衛坐鎮的社區，而不是一進大門，就摸上老舊公寓那生鏽的樓梯扶手，實在看不出有什麼不好，換一間新的，安全的，這也算是孩子們的一片孝心吧。

兒子和媳婦領著她去看這個案子的展示屋，耐心解釋房子會蓋在接待會館旁邊有工程車出入的工地，會是一個大社區。最前頭的接待小姐帶著他們到全社區等比例縮小模型前，不太會說臺語，但還是能臺語參著國語地講個不停，說著公設有游泳池健身房瑜珈室生態池，社區聯外道路是十二米的大路，接上旁邊的高架橋，到高鐵站、到市區通通都很方便。兒子指著面外的一棟說14樓比較便宜，但是知道她不喜歡4，特別買了貴一點的15樓，她點點頭。

「啊附近有公園嚟？有阮孫仔七逃欸所在嚟？」她問，其實有點看不清楚，模型房屋中閃爍的燈光搞得她頭昏眼花。

「有啊有啊，恁看。」接待的小姐拿出雷射筆比劃。「恁厝買底這棟，樓腳一大片欸綠地攏系兒童遊樂區。」雷射的紅點在社區模型上流動著，一下這兒轉轉，一下那兒轉轉，眼睛跟不太上紅點的移動，她有股衝動想伸手去抓，像貓撲獵物那樣。

兒子夫婦決定買的是新屋，而且還是預售屋，不能看到實體讓她覺得不太踏實，而且所有人都沒有買新屋的經驗。想當初老伴買的那間四樓公寓是二手的，要處理的事可多了，兩個大人都要上班，每天早出晚歸的，怕是沒有餘力顧好這些。

展場再往裡面是建材展示，其實她看不出什麼好壞，也知道兒子與媳婦可能已經來看過好多次了，帶她來只是再走個過場，連小小孫子也來玩過，一回家就衝到沙發前對奶奶喊著：「我要搬新家了！」她轉向兒子，規避不了眼神，他這才道出有買房子的考量，說過幾天就帶她去看，她沒有回話，「你要搬新家啊。」她捧著孫子的臉這麼說。

她其實在想，如果沒有孫子洩密，他們夫婦二人打算什麼時候告訴他。

等她回過神來，接待小姐正在介紹磁磚地板門板大門各式建材，像趕行程一樣，霹哩啪啦地唸了一串，什麼每戶配備20X20的頂級石英磚、免治馬桶，還有電子化門禁管理系統，對講機的螢幕是觸控的沒有半個按鈕，她看著年輕人口中先進的機器，覺得這東西唯一不方便的地方大概就是不會使用吧。

「如果想要的話也可以換成這種新的鎖，很方便的出門都不用帶鑰匙，用指紋或密碼都可以開門。」接待小姐如是說。

「這不方便啦，嘛係鎖匙卡方便，這哪歹去一定足麻煩欸。」她也學接待小姐在指紋鎖的樣品上指畫著，越是多功能的東西，就越容易壞，不需要多花這個錢給自己

找麻煩，而且鎖是每天要用的，要是壞了該有多不方便，她覺得這一定要堅持。接待小姐望向媳婦，還沒說什麼媳婦就開口了。

「媽，這嘛可以用鎖匙啦，嘛嚙赫呢簡單就歹去啦。」媳婦笑笑地這麼說，推了一下在旁邊滑著手機的兒子。

「嘿啊媽，這尚方便欸餒。」兒子的視線離開螢幕不超過三十秒。

「就是說啊，恁嚙知喔，這尚流行欸，今嘛攏無人要裝普通欸鎖啊。」接待小姐也加入說服，一群人對著樣品機比劃。她試用了好幾次，也都有成功，接待小姐浮誇地拍手，但她知道，機器都是這樣的，一旦年輕人不在，怎麼叫都不靈，不過最終她還是妥協了。

反正還有鑰匙，反正還有鑰匙……她在心裡默念著。

下一站是樣品屋，也是充滿現代感的裝潢，明亮寬敞，玄關和廚房的隔板是有花紋的玻璃做的，燈光從四面八方滲過來，屋內所見有大半是鏡面材質的，也沒有主燈，幾隻軌道燈沿著空間的邊打向中間，像小型聚光燈那樣，照著中間的人像是在舞台上似的。櫃子都是貼皮的，品質不好的該有多容易壞啊，她用手指關節敲了敲板材，雖然以前那種木工的裝潢大概已經落伍了，但還是比較耐用的，現在的東西都有設定年限的，不能讓人用得太久，這樣才能再賺。

進去房間繞了一圈，接待小姐說這是三加一的房型，就是三房然後客廳大些，喜歡的話客廳多出來的那一塊也能隔起來再成一間，但因為有窗戶，隔多大會被限制。

「基本上還是建議做一個開放式的空間。」接待小姐是這麼說的。

她沒想到現在的房子還有這樣分的，但小姐說起來有模有樣的，估計應該有不少人被這些話給唬住了。

看著做到頂的一大面書櫃，她覺得這房子真不實在，不實用的東西太多了，上面的櫃子都是放不常用的東西，還是有門的比較好，書比較常用，要在好拿的高度，分在不同的房間。但當她往書櫃內一看，卻在假書的空隙間看見自己的臉，她嚇得後退了幾步。

「婆婆，恁有安那嚙？」接待小姐率先過來，似乎是想扶住她。

「啊這鏡那欸裝底這啊？我被伊驚死。」她的手抓著衣領。

「媽，這只是人家設計的一部分啦，按呢房間看起來卡大。」兒子終於放下手機，但手還是握著口袋裡的手機。

「啊阮有要請設計師嚙？要互伊設計尪赫呢複雜喔？」她問。

「有要請啦，啊阮會當閣看麥要按呢用啊，要按呢伊攏欸幫阮想法度欸。」兒子語氣裡的耐心不太自然。

「啊今嘛就要用喔？」她又問，手還抓著衣領。

「今嘛用用欸啊厝起了啊就會當搬入起啊，嚙卡緊做欸袂赴餒。」兒子不耐煩地嘖了一聲。

「好啦好啦恁少年欸去用就好啦。」她拍拍胸口，離開書櫃。

兒子與媳婦說配置還是跟以前一樣，主臥夫婦兩個人用，臥房一間給她，另一間將來要給孫子，客浴改成只有廁所，淋浴間的部分改裝架子，作儲藏室，都沒變的，只是這裡比較安全比較方便。他們邊講邊走，東指指西指指的，她沒有很認真在聽，也沒有很認真的看樣品屋，也許是剛剛被鏡子嚇到了現在有些後怕，又或許是明白現在在家裡自己已經沒有什麼決定事情的權力了。

經過一輪介紹後，每個房間她都再看了一次，最後回到客廳，她發現那組沙發比她想像的還要大，L型的，又或許是小孫子被安置在上面玩手機讓它顯得更大。

她其實一直都不喜歡讓手機當小孩的保姆，但父母忙嘛，或許難免得這樣。

接待小姐看到她來到客廳，又熱情地想向她推薦什麼，這邊那邊地指著。但她的視線還停留在沙發上，她開口問：「啊阮兜欸澎椅會當搬來嚙？」

「媽那個澎椅很古欸餒，阮會當再揀一個新欸啊。」媳婦摸著沙發這麼說。

「如果喜歡的話，我也可以給你們樣品屋的傢俱廠商，你們再自己聯絡。」接待小姐用標準國語說著。

「這牆有多寬？有沒有300公分？」雖然有一點卡，有一點不標準，她盡力用國語繼續溝通。

「客廳的牆是兩米九，如果放三米二的沙發會突出來一塊喔。」接待小姐拿出手機查閱。

她不懂為什麼接待小姐要用這種單位表達長度。

「媽，阮就趁這個機會換掉古欸澎椅嘛，好嚙？」媳婦在孫子旁邊坐下。

然後三人沈默了一陣子，空氣中只有從手機喇叭傳出的卡通人物對話。

家裡的沙發確實是舊了，坐下時，整個人會陷進去，泡綿早就失去彈性，被坐得壓出一個屁股的印子。皮革不再光滑，開始出現無法撫平的摺痕，顏色比米色的皮要深一點，像是什麼垢卡在中間，皮革本身的不規則紋路裡也是，她曾經試著要清掉它，但徒勞無功。這組沙發已經過了它最好坐的黃金期了，尤其是最右邊的位置，坐那裡，轉臺的慣用手才有扶手可以靠。坐下去的感覺像是掉進洞裡，有時候她覺得自己像是被什麼吸住一樣很難起身，但這樣被沙發包覆讓她很有安全感，周圍的世界似乎聚攏到可以一手掌握的大小。

「我這邊先寫給你傢俱廠商的電話，他們也有展場可以參觀，離這邊不遠或許你們等一下馬上就可以去看。」接待小姐把手機放在餐桌上，彎著腰，抄錄著相關資訊。

其實家裡原本沒有沙發的，是一組木頭的長椅，就是幾塊木頭釘在一起，塗個亮光防水漆而已，椅面不是一個平面，而是像柵欄那樣中間有空隙的，很難坐，比竹藤椅還難坐，可能也沒有竹藤椅那麼有價值，她記得上次聽人家說歐洲某個城市的博物館裡，那種老式的藤椅被放在玻璃櫥窗裡展示，她覺得這能被收藏那娘家的那套要是沒有被狗咬得一絲絲的纖維都出來了，也可以賣給博物館的。

那套木椅擺在客廳很久，都沒什麼人會坐，看電視的時候，大家都坐在椅子前的地板上看，也因為沒什麼人坐，也不會壞（雖然她也不知道怎麼樣叫做壞），就這樣一直留到了某一天。

「普通的色就好吧。」老伴就這一句沒頭沒尾的話，沒回答她問這個要做什麼就又回書房裡了。

然後就沙發就運到家裡了，她真的很歡喜。

那時候兒子還小，老伴還在，大家還會一起坐在上面看節目，有時候天氣太冷，整組沙發凍得跟冰一樣，她就在上面鋪毯子，把一家人裹在裡面。

「嗯，媽，澎椅足多年啊就換一個好嘛？這足大不是真舒適嗎？」媳婦在兒子耳邊窸窣了兩句後他冒出了這句話，拍了拍展場的沙發，也坐下了。

她倚在沙發扶手旁，撫著展場沙發的外皮，那是一組棉麻布的沙發，有點觸感的那種，不像皮的，這冬天坐起來不會很冷。

「嗯。」她點了點頭。

但當她望向沙發上的人，她突然覺得自己離他們好遠好遠。